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一

何武請建三公官

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

三公官各有分職

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扶問反

今末俗文弊政

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

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

政以考功效

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而何武

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

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

難分明無益於治亂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

大夫為百僚率

哀帝從之乃更拜博為御史大夫

朱博復刺史奏

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

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太吏所為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

官又奏言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

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以論職官

王尊劾丞相衡等奏尊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

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

不敢言父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大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

也九德見虞書臯陶謨也以總方畧宣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

中書謂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

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

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

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

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

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

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

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

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萬眾會

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

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

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

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

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效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節使成小過以並汗宰相推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今數月以病免

洵勳論丞相宣奏

遷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

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云云方進於是劾慶不敬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奏可司隸校尉洵勳奏云云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師古曰督視也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

之屬官而位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諄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茲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

翟方進劾洵勳奏

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

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洵勳亦初拜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頡過乃就車於是方進舉奏云云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

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尊卑上下之禮為大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

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

帝見丞相起謂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

升車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勳吏二千

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讀與慢同

而又訕節失度邪調無常師古曰調古誼字也私過辛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誼

色厲內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言外色莊厲而內懷

荏弱故方進引以為言 墮國體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切亂朝廷之序不宜處

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救正以先羣下

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

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為方進不以道

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正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詆廢正法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

翟方進劾陳咸等奏方進為相持法刻深舉奏

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

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與逢信官簿皆在方進之右

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

石雜問咸詰責方進異得其處方進以恨信咸與陳湯善湯徙敦煌方進奏咸與逢信皆知陳

湯姦伎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焉舉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而官媚邪臣

欲以徵幸苟得亡耻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

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托紅陽侯立徵幸有

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耻辱不當蒙方正
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止選舉故不以實有
詔免咸勿劾立後定陵侯淳于長有罪遣就國
長以金錢與立立為長求留方進劾立懷邪亂
政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
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云云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
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
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
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
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
雋材過絕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
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

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
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
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
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
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
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
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
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闓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
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按
皆私意也以其文辭雅馴故列
於此文以見漢廷舉劾之制云

御史中丞衆等劾薛况奏

薛况傳宣有兩弟明脩脩歷郡守京兆尹

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隨脩居官宣為丞相迎後母脩不遣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宣子况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賊客揚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唇身入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云云

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佐而骨肉相疑

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

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

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

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謹謹流聞

四方不與凡民忿忿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

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

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

也師古曰侵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况首為惡明手

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皆大不敬明當以重

論及况皆棄市廷尉直以為律曰聞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

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疵者與病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

直况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

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以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階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

當以賊傷人不直况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上以問
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
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野煌宣
坐充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按此議中丞為當廷尉
所駁
非是

陳崇劾陳遵奏

游俠傳遵為河南太守而弟叔
左氏飲食作樂後司
直陳崇聞之劾奏云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
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
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
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置
酒謂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
遵知飲酒飲宴有節師古曰宴
食曰飲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

酒溷肴

師古曰湛讀
曰沈又音耽

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

師古曰此鞞
謂印之組也

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遵既免歸長安賓
客愈盛飲食自若

以上皆舉劾又揚敬等
奏昌邑王事見後叙事中

谷永論神恠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
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
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
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

師古曰罔猶蔽

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

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

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

師古曰遙古遙字
也興起也謂起而

遠去

登遐倒景

如淳曰在日月之上
反從下照故其景倒

覽觀縣圃浮游蓬

萊李奇曰昆命九成上有縣耕耘五德朝種暮獲晉灼曰翼

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

師古曰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

作黃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名陷冰丸投之

金也師古曰淖濡甚也音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

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

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

之洋美盛之兒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

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子不語怪神昔周

史長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

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

師而兵剄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

僊之道遺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

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

藥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

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參震動

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堅言有神

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

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

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轅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轅

音遠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按永發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於此以永之學術議論儻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雖劉向不及大節既虧他美莫贖惜哉

韓愈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

新史無八字方云考之世紀非也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

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方云以上

多帝王世紀之文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

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

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

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

致然也八或作至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

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

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

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
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八或作九事佛求福乃

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

有信字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林識不遠不

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
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
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
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
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
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

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
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
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
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
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
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
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
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
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

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乎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挑剗被除不祥然後進乎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挑剗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此二語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

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崇

作福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韓公奏議非特此一篇

宜論錢重物輕及條折張平叔益法等皆專折明白曲當事情然非專爲文故不列于此姑取佛骨一表以見

公扶正道關異端之功云。以上論道術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漢五年戊隴西過維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

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

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積德紘善千餘

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
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
爲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
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
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
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
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
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
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

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
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天府聚也萬物所聚陛
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
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龍也今陛
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

翼奉上徙都成周疏

元帝延問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

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殿曲臺漸臺臺溫臺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嚮介

備也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師古曰厭抑也音兼反遠于萬反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

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

不應古臣奉誠難曾居而改作如淳曰曾居猶虛居也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

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

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其詩則曰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師古曰詩

也詩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

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

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

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為主不雖有成王之明然上

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疾疫百姓菜色或

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

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

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

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

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

陰以東行張晏曰如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到後

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師

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與其意

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

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

奉愚竊任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

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

劉向論起昌陵疏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

論都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師古曰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傳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按自論山陵而先及此所以開悟人主使知厚葬之亡益也昔高皇帝既滅

秦將都雒陽咸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

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

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殷

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

年館下樛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

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

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

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

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

本邦故墓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

須表識

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通

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

掩坎其高可隱臣贊曰謂人立可而號曰骨肉歸復於

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

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

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

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相司馬為石槨仲尼曰

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

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

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

者謂莊襄則

始皇皆大作立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其足悲也
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二泉上崇山墳其高五
十餘丈周圍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
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
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墾工匠計以萬數天
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
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陳勝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
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
臧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
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

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立隴彌高
宮廟其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
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
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千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
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師古曰即莊公也刻飾宗
廟多築臺園後嗣并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
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
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音婢
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
卒師古曰卒讀曰卒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

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
萬數臣其憐焉師古曰憐謂不了言感於此事也以死
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
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
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
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
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
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
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
公延陵擣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澤葬以儉安

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
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撫音規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以

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劉歆毀廟議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

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云云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
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

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

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

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

而來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

曰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

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

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

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

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

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

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

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

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

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

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

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

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婁羌婁而裂匈

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

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
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
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
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
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
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
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
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

師古曰流謂
流風餘福

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

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
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

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

母迭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

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

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

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

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

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為禮去事有殺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禘則日祭曾高則

月祀二祀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廟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父獻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司徒掾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司

師丹為共皇立廟議

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即位追尊定陶共王郎段猶奏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襄猶言丹獨議云云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

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
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
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
三年而降其父母甚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
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大
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
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
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
非所以尊厚共皇也舟由是浸不合上意。按舟持議甚得禮經本指治平濮議之所據

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本儀禮云

韓愈禘祫議

今日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侍郎守國子監

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

宗下方有廟字。朱子曰今按此等公家文字

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凡在擬議不敢自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
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

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比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禘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禘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禘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

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

違不即饗於下國也。甘泉賦。徠祗郊裡。神所依兮。非徇招搖。靈犀進兮。犀音栖。是與遲同。

皆徐行也。顏曰。言所父留安處。不即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

不禘禘。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

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

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

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

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

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

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

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

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之義或作經或作禮

廢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

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

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大

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豈以紀

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

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

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

祭甚衆合祭其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

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衆或作頌方

傳亦作衆○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

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

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

祖之祭當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

太祖以下各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

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嘗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

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

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

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故但其文字

簡嚴讀之或以盡其意云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

也疑所字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

有可米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

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以上論

梅福請封孔子後書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

殷後復上書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

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

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

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

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

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

師古曰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遺留也

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

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

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

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墮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

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

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

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以自

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始為此

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

在祖位尊之也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

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此言孔子故

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

諸侯奪宗聖無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

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傳曰賢者子孫宜有

士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

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

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

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

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今仲尼之廟不

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孔氏子孫不免

編戶

師古曰列為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

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

師古曰素功

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

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

滅之名可不勉哉

福孤遠又幾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

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

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

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

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

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
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下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
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
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惟求其嫡以遠不可得雖
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
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

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此篇論封聖人後

谷永請加鄭寬中葬禮疏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

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死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而風未盡偃大木斯拔國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而與古文不同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師古曰尚書不同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師古曰尚書不同

尚書不同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師古曰尚書不同

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

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

年孝宣皇帝愍無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師古曰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妙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同入則鄉唐虞之闕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卿讀曰嚮闕大也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散賜九族田畝不益

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師徒言寬中學行甚為之也家臣若今諸公國官及府佐也卒然早終尤可悼痛師古曰卒以章尊

讀曰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師古曰以章尊

若今諸公國官及府佐也卒然早終尤可悼痛師古曰以章尊

讀曰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師古曰以章尊

讀曰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師古曰以章尊

師襄賢顯功之德

此篇論褒表師儒

賈讓論治河奏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

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云云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

之分度水執所不及

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

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反度音六各反

大川無防小水

得入陂障車下以為汗澤

師古曰汗

使秋水多得有所

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

也治土而防其介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

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

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通引

也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

川各以自利

師古曰雍讀曰雍

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

齊地卑下

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瀕音頻

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東抵齊隄則西之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

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

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

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

其宜也

師古曰湛讀曰沈

今隄防陞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

東與東山相屬師古曰屬連及也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

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

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師古曰環繞也住十餘歲太守以賦

民師古曰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

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

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

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

師古曰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激音二歷反又為石隄使西北抵

黎陽觀下師古曰觀縣名也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

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

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

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其月自定難者將曰

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

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碎伊闕師古曰碎讀曰闕折

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此迺人功所

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

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必業所徙之民遵古聖

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師古曰奸音干

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
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
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
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
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
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
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
至隄下臣贊曰謂水從郭南水未踰隄一尺所從
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
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師古曰行南七十餘

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
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
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
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黎陽漕渠足以下之如淳曰今

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為害也師古曰磔

磔谿口是

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
却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師古曰却但為東方一隄北

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

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

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當罷於救水半

失作業

師古曰此一害也罷讀曰疲

水行地上湊潤上撤民則病溼

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

師古曰此二害

史溢有敗為魚鼈食此

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

師古曰此一利故種

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

師古曰此二利也

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更卒郡數千人

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

漑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民田適洽河隄亦

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

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

也

